

梁晴 著

红尘一笑

华夏出版社



月亮湾情
红尘一笑
原罪·宿
坤妹

关于一个女记者的“新闻”
相见时
忧伤的五
飞进芦花

红尘一笑

——梁晴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华夏出版社

1997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尘一笑/梁晴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6. 12

(作家自选精品书斋)

ISBN 7-5080-1109-0

I. 红… II. 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1576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8.75 印张 465 千字 3 插页

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6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有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关于《花雕》

(代序)

一九九〇年我在《中国作家》发过一个小中篇《胭脂扣》，以后责编赵虹小姐就不断来信，要求我有机会再给他们写一篇“有韵味”的小说。

“有韵味”的东西可真是不好写。我对“韵味”的理解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讲究，更重要的是字面底下的那一种精神内涵，要经得起读者的反复品味。

我怕写这篇创作谈，原因也就在这里，让人去“品”的东西，往往“可意会而不可言传”，说白了，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何况小说写完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揉进了多少情感和对人生的开悟。

这篇小说从赵虹明确给我限定交稿日期到终于交稿，写了几乎整一年的时间。事后收拾抽屉，发现写过好多初稿，每一个初稿都和现在的《花雕》相去甚远，它们统统被淘汰了。最后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，我也不明白，好象可以说是水到渠成……创作的真正完成往往是无意识的，说起来真是很玄。

有朋友读了《花雕》，说以后不可等闲看梁晴。就是说，我以前的作品是令人等闲看的。我的确不善写小说，也欠勤奋，即令是现在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写出下一篇不令人等闲看的小说。我只有祈望新的灵悟降临，以借助神力。

有人拿了《花雕》对号入座，说女主人公是谁、男主人公是谁，我不免黯然，小说让人读到这个份上，是悲哀。同时我也不

得不回顾我的小说，觉得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寓言之类的事情，人物和场景，有很多的童话色彩。

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殊途同归，排除生命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去深掘自我的存在，自我的人格和人的价值，他们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。柏格森也有同样的观点，他认为“至少有一样真实，是我们人人都能不用分析，而且直觉自内得到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人格”。

我们都会明白，只有返朴归真，我们才不会成为“无”，我们才能够得以成为现在的自我。这是最终的纯化。不会有比这更单纯、更质朴的状态了。

人在真挚而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时，他必能进入更高的意识之层，能以更广的视野展望事物，这样他便知道了自己的真正所在，能够所在，必须所在。

在人物的命运方面，我写的是悲剧，但在这种精神世界的拓展方面，却有一种乐观的意义。在我们的周围，常常充斥着一种世纪末的焦虑，中年人奔命于利欲，老年人找不到自我，我便设想让他们从种种的生存误区中脱身出来，凭一顶笠、一根杖、一只囊，作一番流浪，找到中意的茅舍，不妨住上几夜。这种旅途的孤独，或许可以使人反省人生的含义。在我们能活到的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年中，何不尽可能地去揭开生活的神秘帷幕呢？

这种“旅途的孤独”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“风雅”精神呢。

对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险恶，对于“六亲不认”后面掩盖的私欲实质等等，我是深恶痛绝的。通过人物表达这种憎恶，这是小说失之概念和直露的地方。我自知参禅的功夫不到，而认识社会和驾驭文字的功力更是生涩，所以不敢对今后的创作抱更乐观的态度——慢慢地修炼着吧。

梁 晴



梁 晴

作者小传

梁晴，女，祖籍广东中山，1952年出生于南京，1968年到苏北农村插队，1980年返城并开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

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。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共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共约200余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四部，其中《清闲坐梦》、《冷月无声》并有台湾版本。

现在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。

目 录

远乡	(1)
薄荷	(14)
丝竹	(25)
琅玕	(42)
澄泥	(52)
小城	(69)
三界	(91)
饼干	(126)
胭脂扣	(138)
大院	(166)
秋色	(211)
杏仁露	(261)
花雕	(274)
蜡染	(315)
青花釉里红	(355)

情人节	(399)
红尘一笑	(413)
茶话会	(437)
红尘心事	(455)
江湖之远	(499)
长短	(549)

远乡

茆儿乘破旧不堪的缆车下到江岸。这缆车，茆儿是第一次见识到。两道斜轨上，一上一下两个墨绿色的肮脏的车厢由一道钢缆牵制着，上满客以后，刺耳的铃声一响，上面的车厢沉下去，就把下面的车厢吊上来了。爸爸少年时乘过的缆车大概就是这个了。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味。污秽不堪的窗玻璃上嗡嗡地撞着几只苍蝇。正是C市最热的季节，暴雨刚刚过去。洪峰即将下来，到处充溢着烦闷躁乱的气息。人们挤来挤去，擦着汗，用很冲的方言激烈地谈论着洪水，缆车里也是如此。茆儿是乘飞机来的。现在的C市是被洪水包围的孤岛，所有的铁路、公路都冲断了，别的旅人都愁出不去，只有茆儿是急着要进来。茆儿不能不来，这样的机会她等了二十多年了。从刚刚会捉笔写信的时候，她就告诉爷爷说，她长大了，一定到C市来上大学，那样就能和爷爷在一块儿了。爷爷来信说，他一定活着等到这一天。口气是那样凄凉，又带着一点火辣辣的希望，茆儿小小的心一下子就领会到了那遥远的、陌生的乡间传来的微弱的、血肉相联般的信息。可惜，她没能上大学，连初中也没上完，

就到北大荒去当了农民。从东北到西南，简直就像是从天涯到地角那么远，荧儿是顾不上爷爷了。也不知爷爷是靠什么挺过来的。莫非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，他还相信有这一天？这期间他病危过好几次，还动过大手术，竟然挣扎着活下来了。而现在，八十多岁的爷爷和三十岁的荧儿就要见面了，这个会面推迟了十八年。

爸爸说过，应该在下缆车以后乘渡船过江。他真糊涂，忘了这儿早已有了一座长江大桥，所以荧儿白打听了一番渡船的情况。有个守着箱笼家什坐在路边的胖妇人很不耐烦地指点她去乘 32 路车，荧儿找到了站牌，却怎么也等不来车。整个江岸都被运送防洪器材和搬迁居民的卡车塞满了。据说这一带都将在洪峰线之下，所以很有点战争时期大撤退的味道。荧儿突然想，对岸爷爷的家怕也在威胁之中吧？于是再也等不得了，顺着汽车线路徒步走起来。太阳越来越热，江风也大起来，走路很费劲。荧儿走了一段路，看到有客车从后面开过去了，心里很后悔，于是拼命往前赶，好不容易走到桥头堡的站牌底下，浑身已经汗湿了。

荧儿是第一次走亲戚。从小到大，她的家里总是只有干干净净的四口人。妈妈是个孤儿，爸爸也没有兄弟姐妹，这使荧儿姐妹失去了很多的乐趣。当别的孩子拿着从姥姥家、奶奶家得来的新鲜物件招惹她们的时候，姥爷便会狠狠夺过那些东西，在地下踩；荧儿则不厌其烦地对别人解释说，她也有个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种菜的爷爷哩。荧儿梦到过爷爷用金黄金黄的菜花为她编了个好看的花环，心里快乐了很长时间。不过那梦中的爷爷是模糊不清的，而现在荧儿就要见到真的爷爷了。

汽车开过江以后，在一个漂亮的广场停下来，这就是南乡镇了。只见楼房林立，花香鸟语，连空气都不那么燥热了，而且因为地势高，全无一点防洪的气氛，这一切都使荧儿感到意外。荧儿穿过镇子往西走，一个卖菜的小女孩给她带路。爷爷信上曾经说过：只

要到了南乡，街上遇到的任何一个卖菜的农民，都可以打听到他的住处。然而小女孩并不知道卓老先生是谁，她只知道爷爷寄住的那座祠堂，于是就领先上了路。这是一条窄窄的田埂，一边是色彩斑驳的菜田，一边是桩架林立的建筑工地。高层住宅和庄院农舍相毗为邻，是个亦城亦乡的好去处。据说当年爷爷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，把随军撤来C市的家眷安置到了这儿，不料最后等待他的是“裁编”的命运，江南回不去了，做生意又破了产，这块土地便成了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了。

荧儿记得照片上的爷爷有一张五官很端庄的脸。爸爸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荧儿长得最像爷爷。荧儿的面庞形如满月，雍容华贵，自我感觉也总是很好，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，都是别人围着她转。而爷爷的脸则透着疲倦，两眼呆板无神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，荧儿真怕他在见到自己时表情也是这么漠然。此外，使荧儿顾虑的还有“她”。临行前，荧儿再三踌躇，还是问了爸爸，该怎么称呼她？爸爸摘下老花镜，像怕灯光似地用手掌遮住了眼睛，片刻之后，他才扬起花白的头慷慨地说：“还是叫她奶奶吧。你们管别人家的老太太不也称奶奶吗？”荧儿没理会后一句话，只是被前一句话深深地感动了。

小女孩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小村庄，说祠堂就在那儿，然后径自去了。荧儿加快了脚步，几乎要跑起来。已经临近中午了，庄子里却静悄悄的，只有一两条狗朝荧儿懒懒地吠。荧儿来到一个略微高大的、颓败的庭院前，怯怯地跨进门去。这就是祠堂无疑了。正厅里满堆着化肥和农药的口袋，竹匾里晒着菜籽，沿院墙砌着一溜猪圈，猪正饿着，撞得栏咚咚响。小偏屋里钻出个老头来，赤着瘦筋筋的、褐色的上身，手里提把生铁勺子。荧儿心跳得快噎住气了，那老头也愣怔着，不说一句话。“请问，卓之诚老先生，他……”荧儿狼狽地擦拭眼睫毛上的一颗白蒙蒙的汗珠，老头却高门大噪地喊了

声“啥子？”，把茭儿吓了一跳。他当然不会是爷爷了。后来来了一个老太婆和一群娃娃，他们把茭儿领到墙外临大路的一扇门前，告诉她说，这就是卓爷爷的家。门上挂着锁，茭儿不知所措了。“卓爷爷在××街上替队里看厕所。”“这两天不太好过。”“卓婆婆一大早就看他去了。”孩子们吵群架一样地朝她说。“他们没收到电报吗？”茭儿问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似乎不懂电报为何物。茭儿心慌意乱起来。爷爷信上为什么从来不提那个厕所呢？她掏出采访本让孩子们给她写地址。现在只好去找那座厕所了。可孩子们都不敢来接笔，她只好边问边猜边写。这儿的方言对于茭儿不亚于外语，汗顺着手腕淌在本子上，便把涂了又改的几个字浸成了墨团子。

就在这时候，她来了。从远处的山坡上走下来的。“卓婆婆，你孙女儿来啰！”茭儿身边的老老少少嚷成了一片。茭儿在经历了这一番折腾以后，有点麻木了，呆呆地看着渐渐清晰的她，也不想挪动步子。那是个很整洁的老妇人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穿着白色翻领短袖衫和旧的黑绸裤子，脚上蹬了双灰色的旧塑料凉鞋，没有穿袜子，完全不是茭儿想象的那种盘髻、着大襟衫的乡妇模样。她看到茭儿了，在土路上跑了起来，磕磕绊绊的，肩上的黄挎包带子滑落下来，拖拖拉拉地垂在她的手肘后面，像一条跳跃的蛇。茭儿突然心里震了一下，她看到了她脸上发亮的泪痕，于是不由自主地迎上前去，等跑到跟前时，正好有一对泪珠顺着那皱纹密布的脸颊滚落下来。“奶奶！”茭儿叫了一声，没想到事先颇费踌躇的一声唤，叫得这么容易。

“……莫办法哟，爷爷不好过，我不放心……爷爷晓得你要来，不让我去看他，我说我就看你一眼，我马上就跑回去等茭儿……”她气喘吁吁，用微微叹息般的声音喃喃地作着解释，泪一串一串地淌下来，手却不敢去碰茭儿。茭儿在照片上见过她。那照片是解放前夕拍的，和疲惫的、农民装束的爷爷挨着肩的是一个用发卡夹着

齐肩长发的，高颧骨、薄嘴唇的精明妇人。那时候的她，大概已经习惯了沿街叫卖菜蔬，以取薄利兑柴粿米的营生，所以神情比爷爷要坦然得多。然而荧儿是恨她的，是她气死了自己美丽的、柔弱的亲奶奶。爸爸珍藏着祖母一帧发黄的遗照，照片上那对大大的、好看的眼睛里藏着那么深的哀怨，使荧儿每每透不过气来。照片背面有爸爸褪了色的字迹——“可怜的母亲!!”，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对孩子们提及祖母的事情，只是格外疼荧儿，他说荧儿像奶奶。倒是妈妈不忌讳什么，常常用旁观者的口气评价说，奶奶很美，但生得太单薄，所以早逝；而那个“小老婆”（就是她），倒是个命硬的模样，所以能和爷爷一块儿熬到今天。因为有了这样的客观态度，妈妈便能每月按期给老两口寄钱，几十年没间断过，在荧儿不会写信之前，爸爸和爷爷的信也总是由妈妈代写的。荧儿从懂事以来，心里就不知不觉地有了远方的爷爷的位置，但她从来羞于对别人提及那个不是奶奶的老妇人。那是一种她不能接受的耻辱。然而，今天一见面，那坚固的感情隔膜就消融了几分，使荧儿感受到了人的天性中不可理喻的成份。

孩子们散去了，她掏出钥匙打开牛尾锁，吱呀一声推开了那扇单扇门，黑洞洞的屋里冷不防飞出一群鸡来，忽啦啦煽动的翅膀卷起了一阵夹着草屑的尘土，使毫无戒备的荧儿差点从窄窄的石阶上摔下去。“当心！”她吓得一把抓住荧儿，一只手频频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，那副战兢兢的模样使荧儿差点笑出声来。进了屋她便去扯遮在窗上的破竹匾，然后抓过扫帚忙忙地扫地。地上、灶上、桌上，到处是鸡屎，她扫得急了，尘土扬起一片，荧儿就站在这其中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“……莫办法哟，人不在家，鸡就要关起来，不然就没得了嘛……”她鼻尖上沾着灰，羞愧万分地解释说。荧儿搁下背包惊奇地问：“是过路人？胆子好大！”“哪里是过路人嘛……”她慌里慌张地往外瞟了一眼，不说了。荧儿伸头看去，一副水桶和

一顶斗笠正悠悠地从石阶下晃去。“真坏！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！”荧儿生气地说。她听了扔下扫帚，凑近荧儿恳恳切切地说：“不，不坏！别个家里没有老人，养不来鸡嘛，我老了嘛，做不动了嘛，还拿队里的养老金嘛……再说，我又是外地人，成份又不太好……”说着，眼圈已经红了，脸还在笑着。荧儿拾起扫帚来扫地，心里有点沉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墙角有东西在嘎吱嘎吱地响，随后便响起了刺刺拉拉的音乐，这是农村特有的有线广播，荧儿太熟悉了，这玩艺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个不安宁的年代，荧儿用指甲弹了弹反扣在墙角的、蒙了蛛网的“黑纸盆”，心里想，给他们寄个半导体来吧。

锅铲叮叮当当地响，她在屋角的灶上忙，柴烟和油辣味在屋里弥漫开来，使荧儿涕泪横流。荧儿坐到灶前去帮着烧火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往火上撒锯木屑。那火远没有荧儿在北大荒烧麦秆豆秸欢势，闷闷的，连个跳动的火苗也没有。“木屑多少钱一担？”荧儿知道菜田里既不产麦秆豆秸，也不产木屑。“三块。不贵。就是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背，近处买不到。”她一会儿拿刀，一会儿拿铲，汗挂在眉毛上，亮晶晶的。“养老金多少钱一个月？”荧儿知道菜衣是吃供应粮的，老人们可以领取基本生活费。“八块钱。买米、买油盐、买木屑，够了嘛。”她炒着菜，很快活的样子，说话的声音也高了。荧儿看看屋子，墙壁和顶棚熏得漆黑，屋里除了锅灶、农具和一大堆搭豆架用的竹竿外，几乎一无所有，唯一能代表历史的只有一张散了榫头的旧书桌，上面堆满了坛坛罐罐等杂物。依墙搁着张大床，挂着经纬已经很稀松的、变了颜色的旧纱帐；铺着年代久远的、油红发亮的旧竹席。“东西都卖光了，你爷爷老是生病、老是生病……莫办法哟，你妈妈寄点钱来，就都送进医院了嘛……”她不安地对荧儿作着解释。荧儿笑笑说，她特别喜欢床上那两条素花布小薄被。在一般的农人家里，是不会有这样的被子的。她也笑了起来。

来，说那年她养的牛生了头小牛，队里发了奖金，她就去扯了三丈花布。“这布好看，我又穿不得了，做做被面正好。”她说。脸色红润起来，皱纹也浅了，不像个六十五岁的人。

她们坐在小竹凳上吃饭。面前的旧方凳上勉勉强强地挤着三只粗瓷大碗。一碗辣子肉末，一碗炒蕻菜，一碗蕃茄鸡蛋汤。肉末是主菜，荧儿的碗里堆了很多，但它的辣和咸超过了荧儿的努力限度，所以终于呛住了。埋头扒饭的她立刻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，递水、递毛巾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肉是昨天烧的，怕坏，多搁了辣子和盐，……今天要去看爷爷啦……爷爷不好过啦……”荧儿明白她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去看爷爷一眼了，她要送点稀罕菜去。荧儿不由得认真地看了她几眼。

饭后，荧儿打开提包很难为情地往外拿东西。东西太少了。临走时，妈妈给塞了几盒人参胶丸和一小袋白木耳，嫣儿刚从安徽演出回来，带回几盒麻片糕，随手取了两盒凑进去。这堆礼物看上去五颜六色的，搁在这间寒舍里，却扎眼得厉害，幸好荧儿私下里给两个老人各买了一块衣料，下乡前又在C市买了香肠、罐头、麦乳精和招待邻舍们的香烟、糖果，但都掏出来，也不过是那么可怜的一小堆。“这是我和妈妈给爷爷的。”她想了想，指着食品说。“这是嫣儿给爷爷和您的。”她指着衣料说。最后，她摸出钱夹来。临走时，爸爸悄悄地对荧儿附耳说：“给爷爷留下个二十元吧，爸爸以后还你。”荧儿把钱夹里最后的五十元都拿出来了，递过去，说：“喏，这是爸爸的……”

她哭起来，哭得好伤心。泪滴在竹席上，她使用筋脉暴突的手去揩，使那一片暗红色的席篋鲜亮了许多。“……你奶奶死以后，我没有把你爸爸照顾好……我只比他大八岁啦，不懂啦……你爸爸过摆渡到城里去上学，就不回来了啦……跟几个同学……到解放区去了……我都没法找……一直到解放后，才听到消息嘛……”

可怜他小小年纪，吃了多少苦……我哭都哭不赢……要不是你爷爷后来搞得饭也吃不上，我就走了嘛，我哪有脸再见你爸爸嘛……现在一用到他的钱，我心里……就不好受……”荧儿默默地听着，看着她哭。她想，要是回去说给孀儿听，她一定淡淡地说：“这人挺会演戏的。”可是荧儿相信她的话都是真的

荧儿躺下午睡。她说爷爷也要午睡的，等太阳不晒了她们就到爷爷那儿去。“不远，只要乘一角钱的车。”她说。一只苍蝇在帐子里飞，朦朦胧胧中，好像她用芭蕉扇把那苍蝇赶走了。还听到有妇人们的耳语声。“卓婆婆，孙女儿长得好乖哟！”“好福气哟，卓婆婆，孙女儿是记者。”“她是坐飞机来的哟！火车不通。”——这是她在回答别人。“卓爷爷和卓婆婆熬出头了，孙女儿来接你们了。”“她是出差的。儿子说，明年就分到房子了，明年接。”她说，声音低得近似耳语，使荧儿想到天空中一丝淡淡的灰色的云。她不敢翻身，睡得很累。头下的席子上有一块大大的布补丁，颜色已经看不清了，皮肤挨上去又粘又腻。荧儿想，这上面不知浸透过多少汗和泪呢。午睡前，荧儿看了她从一口破皮箱里找出来的旧照片。年轻时的爷爷好清雅、好伟岸，一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温和地藏藏在旧式圆框眼镜的后面。如果不是为了抗日而误着了那身军装，他是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园林建筑学家的。她说，爷爷是在随撤军路过衡阳时娶了她为妾的。那时她为了逃避养母的逼婚，寄住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家里，处境很艰难，偶尔去那儿打牌的爷爷见到了她，便顽强地向她求婚，无依无靠的她只好嫁给了爷爷。荧儿觉得那时候照片上的她并不美，但世上的事又怎么能说得清呢？爷爷爱她，甚至都不怜惜身患肺病的妻子和年少的儿子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也只有靠了她的坚韧，爷爷才得以依赖，得以生存，而出身名门的、纤弱的亲祖母是吃不了这般苦的。荧儿这样想着，便轻轻地吁了一口气。

她们去看爷爷，跑上乘了一角钱的汽车。那是一家大工厂的居